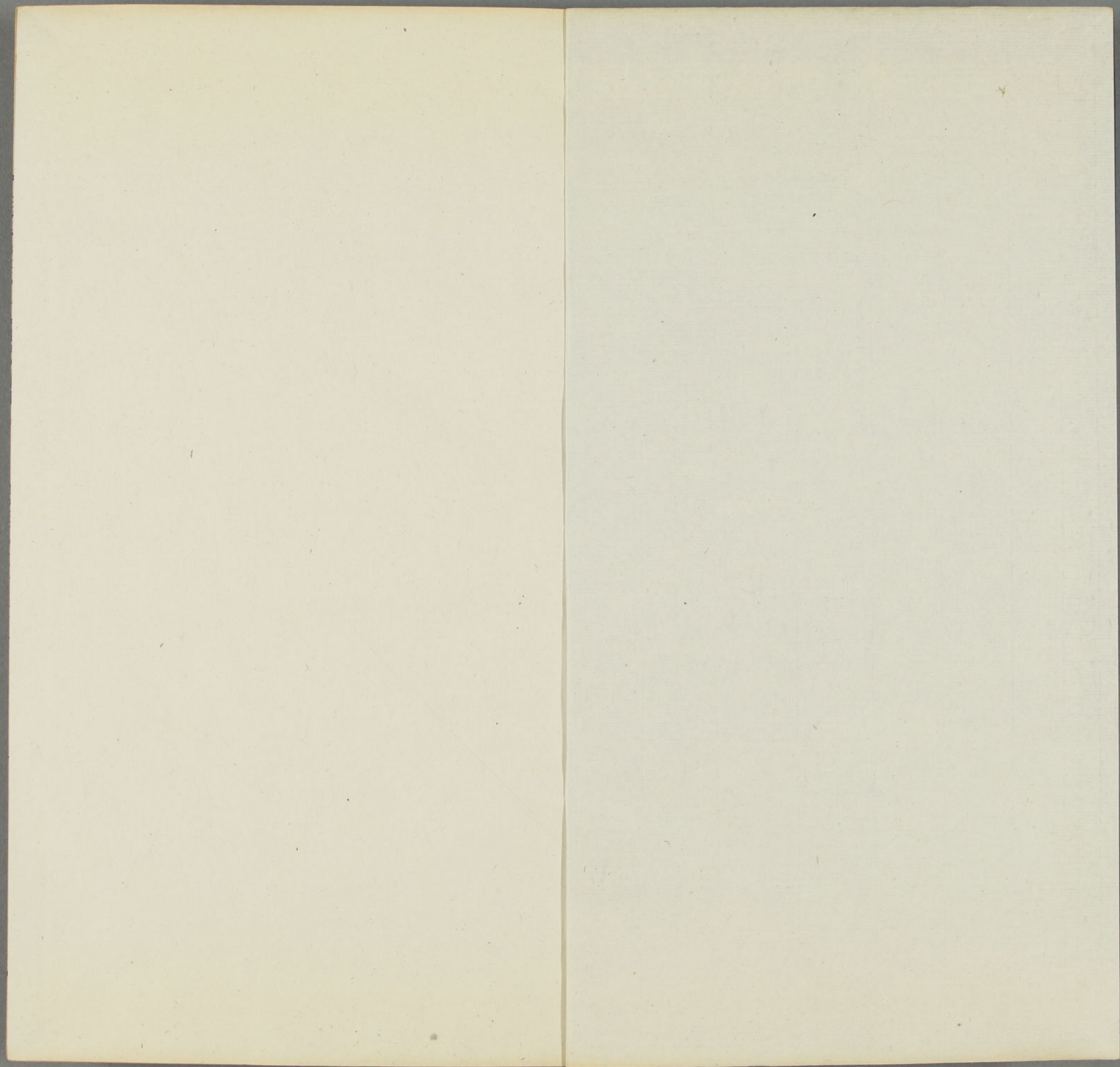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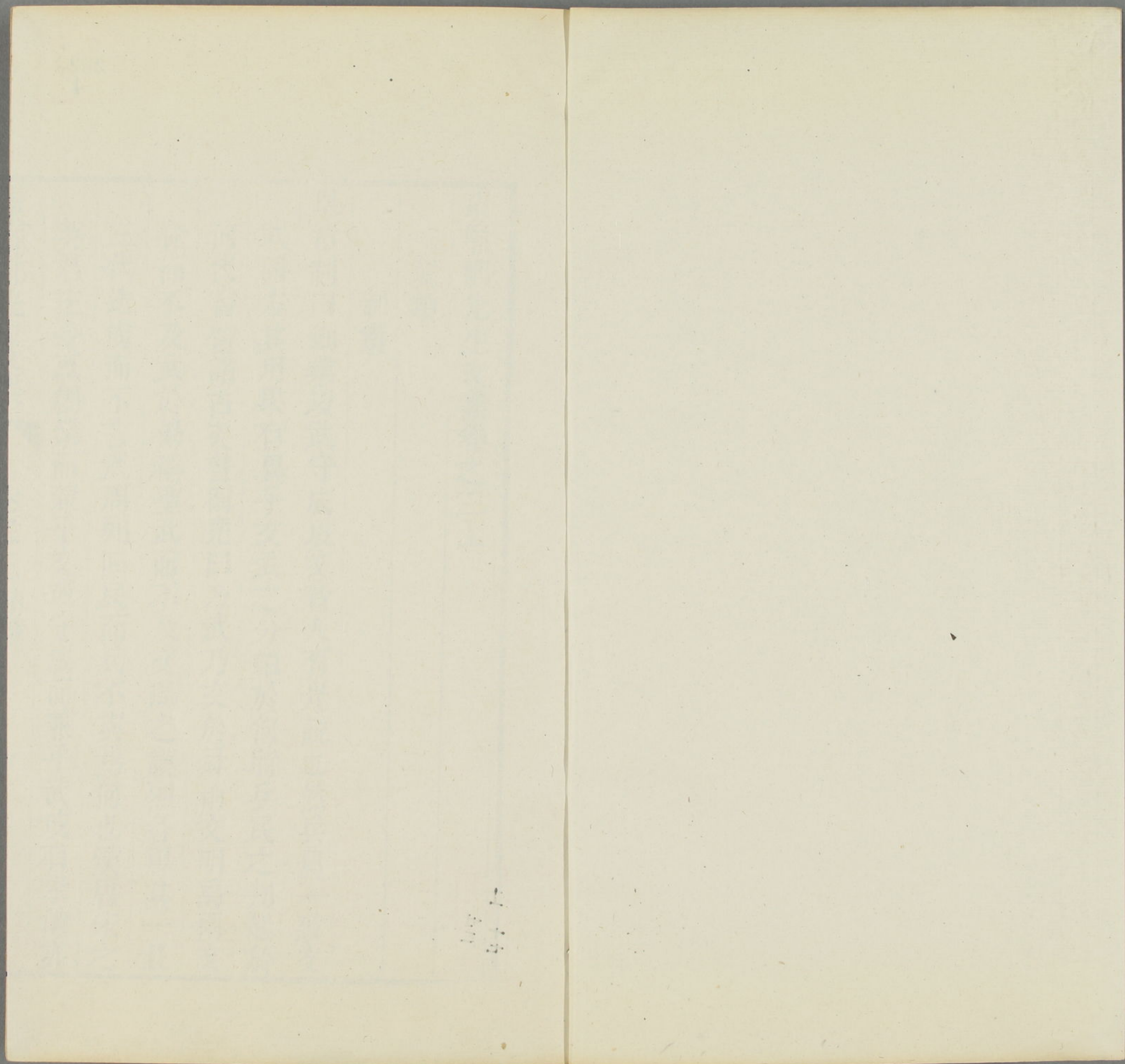


^ 16
2823
4







門 八 16
號 2823
卷 4

東廓鄒先生文集卷之三上

疏類

制策

皇帝制曰創業以武守成以文昔人有是說也然兵農一致文武同方其用果有異乎文武之分始於何時兵民之判起於何代嘗質諸古矣書稱堯曰乃武乃文於舜稱文明禹稱文命而不及武於湯稱聖武而不及文周之謨烈各專其一且三代迭尚而不言武周列四民而兵不與焉何也漢唐宋之英君主令或創業而兼乎文或守成而兼乎武或有未備亦

昭和廿三年
十一月十七日
購求

足以善治論者又謂天下安注意相又謂天下雖安忘戰則危是治兵之道果與治民者同邪異邪我

太祖高皇帝以聖神文武統一天下建官分籍各有定制列聖相承率循是道百五十年治定功成實由於此然承平既久玩愒乘之學校之法具存而士或失業蠲貸之詔屢下而人多告饑流徙之餘化爲寇賊以遺朕宵旰之憂今賦稅餽運民力竭矣而軍食尙未給調發戰禦兵之力亦勞矣而民患尙未除或者官非其人乎而選舉之制黜陟之典賞罰之令亦未始不加之意也茲欲盡修攘之實謹恬嬉之戒文治

舉而武功成天下兵民相衛相養於無事之天以保我國家久安長治之業宜何如而可子大夫志於世用方策試之日不暇以微辭隱義爲問姑舉其切於時者其爲朕陳之
正德六年辛未三月十五日

御批第一甲三名

臣鄒守益

臣對臣聞帝王之御世也有安定天下之大功有化成天下之大德安定之功在乎武化成之德在乎文敷文教而擇人以治民則民安而文德洽修武備而擇人以治兵則

兵強而武功立惟文武並用故功德兼隆此唐虞三代與我

朝之所以久安長治而非漢唐宋以下之所能逮及者也恭惟

皇帝陛下年當鼎盛運撫盈成科貢慎選蠲貸屢下武舉設科
借亂授首文德旣敷武功亦振文武之道固克盡矣茲進
臣等於

廷降賜

清問首舉創業守成之文武異同爲言次及於二帝三王與

漢唐宋諸君之得失未復及

聖祖之定制與今日守成玩愒之弊而欲求所以保長久之業
卽堯舜禹湯文武祖宗列聖之用心也臣敢不披瀝肝膽
以對揚休命於萬一臣聞帝王治天下之大要有二曰文
與武而已仁以育天下故凡獎崇儒彥懷保黔黎于以經
緯天地而爲安定之功皆文之屬也義以正天下故凡選
擇將帥振勵卒徒于以消折奸宄而爲安定之功皆武之
屬也有武而無文以濟之則過於義而傷於剛無以存渾
厚之治體有文而無武以濟之則過於仁而流於柔無以

立精明之治功故是二者猶天之二氣不可相勝猶車之二輪不可缺一陸賈所謂長久之術正在是也若所謂創業以武守成以文是蓋各就其重者言之耳如使創業者而無事乎文則肇修人紀重民五教者非耶如使守成者而無事乎武則克詰戎兵張皇六帥者非耶慨自封建裂而文武分井田壞而兵農判文事簿書武事弓矢而各職其職矣兵執干戈農執耒耜而各事其事矣噫兵農一致文武同方古之法豈不可復於今耶蓋嘗質諸古矣欽明文思濟哲文明文命之四敷人紀之肇修五教之克重堯

舜禹湯文武之文德也四凶之誅三苗之征防風之戮升而之師牧野之戰堯舜禹湯文武之武功也彼稱堯之德曰乃武乃文蓋舉其全而言之舜禹稱文明文命而不及武湯稱聖武而不及文周之謨烈各專其一蓋就其偏而言之耳論者徒見三代迭尚而不言武而不知尚德質尚文之中武備素具矣豈輕於武乎徒見周列四民而兵不與而不知井邑邱甸同成之中兵政默寓矣豈忽於兵乎自是而後則有可慨者矣誅秦興漢武功已著而大牢一祀庶知尚文矣終不足以蓋輕儒之失除隋肇唐武畧已

振而崇文一館庶知尙文矣終不足以掩慙德之譏掃五代而致建隆之治武威亦云肅矣夜分觀書文教是崇而終不足以復帝王之舊創業若是而遽可兼乎文耶宣室召賢務德化民而殿廷習射終莫刷匈奴之耻延英論道文風丕振而淮蔡甫平遂以肇驕恣之禍求遺書而致大平之治政教亦休明矣河西河東旣平兩浙納土而終不能復中國之舊守成若是而遽可許其兼乎武耶夫弓鞭是事而文教不純則除亂之功不足以比湯武詞章是尙而武功不競則致治之美又豈能如成康乎論者又謂天

下安注意相夫任相以治民道也然任相而忽將則緩急何所倚耶又謂天下雖安忘戰則危夫講武以治兵道也使恃治而忘亂則安全可常保耶大抵文德敷而后民生遂武功立而后兵力強缺一則偏缺二則亡御天下之常道也帝王與後世異者其幾正決於此洪惟我

大祖高皇帝以武功定天下以文德致大平自今觀文取自科貢而銓於吏部武取自闕胄而銓於兵部其建官有定制矣兵隸於伍行以供戎行民編於版圖以供租賦其分籍有定制矣而又機務參贊於兵曹編鎮總督以憲臣則文

武有相維之勢無事率軍士以屯田有警僉民壯以禦守
則民兵有相通之用良法美意超越近代神功盛德遠追
帝王史臣贊曰獨稟全智功高千古者豈溢美哉

列聖相承率遵是道督文臣以安民而德化愈洽督武臣以強
兵而功業愈盛但承平久而玩愒生亦勢之所必至者故
學校之法具存而士或失業無經濟之實而有奔競之風
蠲貸之詔屢下而人多告饑無擊壤之樂而有弄兵之虞
則所謂文以治民者可虞矣列屯而坐老弱待哺徒費餽
運之勞而未見禦侮之效應檄而行郡縣坐食徒見調發

之擾而未聞平盜之功則所謂武以治兵者可慮矣是安
得不上厯宵旰之憂也哉夫文武之道有不可偏之用故
當求所以並用之法及其久也無不弊之法則必當求所
以救弊之人爲今之計亦惟求其人以行其法爾彼文德
之未覃敷者豈不以司文治者之不得其人乎必也慎師
儒之選以正士風重守令之職以司民治其始進也精科
貢之途以求之其旣仕也稱職者有賞不職者有罰俟其
旣久然後公黜陟之典以考之務使董庠序者如胡瑗如
孫復牧郡邑者如龔遂如卓茂則必能明禮義而士得所

教盡循良而民得所養菁莪棫樸之化鳧鷖行葦之俗庶
乎可復見矣武功之未丕宣者豈不以司武備者之不得
其人乎必也廣將帥之選以通豪俊謹襲蔭之格以革疲
冗其始進也嚴舉薦之法以求之其既仕也賞其勝任者
罰其不勝任者俟其既久然後公黜陟之典以考之務使
應募舉者如韓信如郭子儀出閭閻者如謝玄如曹瑋則
必能汰冗卒而民利以興勦寇盜而民害以除免置著于
城之美在泮成獻馘之功庶乎可復見矣由是而修攘之
實盡恬憺之戒謹文德敷於九有武力耀於四方兵堅于

捍禦而蠻夷猾夏者自熄矣民樂于輸賦而奸宄肆行者
自化矣

陛下之治可以追帝王陋唐宋長久之業而復

宗祖之舊矣至於終篇

陛下復策臣曰子大夫志於用世者策試之日不暇以微辭隱
義爲問姑舉其切於時者其爲朕陳之臣荷教養之恩膺
科舉之薦用世之志固愚臣之夙懷而切時之務又

明主之欲聞凡策問所及者謹條陳于前矣臣之愚意尙亦有
切於時者敢爲

陛下學盡其說臣聞惟學可以養天德惟勤可以興王道惟親
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學惟總覈羣臣可以勵翼此學四者
克盡則文武之道可以次第而舉伏爲

陛下別白而重言之夫人主者天下之主也一心者人主之主
也本心之善其體甚微而利欲之攻不勝其衆非有以辨
別之則理欲混淆而天下之大本無以正矣是故莫先於
講學而所謂學者非涉獵記誦以雜博相高也非割裂裝
綴以華靡相勝也要必讀經師意觀史師跡味聖賢之言
以求義理之當察古今之變以驗得失之幾如高宗之終

始典學成王之學有緝熙則庶乎此心之理可明而天德
全矣天下之於君合四海以富之萃五位以貴之豈予以
可安之地而娛之乎一身之繫甚重而萬幾之責甚繁非
有以宰制之則政務叢挫而天下之大治無以成矣是故
莫要於勤政而所謂勤者非衡石程書以煩瑣自勞也非
衛士傳食以強明自任也要必朝以聽政暮以訪問操威
福之柄而絕逸遊之樂察民物之情而存祗懼之心如商
湯昧爽丕顯周文之日昃不遑庶乎此身之責可紓而王
道興矣講學於已而不資於人以輔之則暴寒不一而學

或廢矣是必資道教訓者以明睿智之道資傳德義者以防聞見之非資保身體者以適起居之宜左右皆資老成倍侍悉資俊彥而邪昵之私無所容焉則朝夕延見之益足以爲維持此學之助矣程頤所謂輔養主德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正此意也勤政於已而不責於人以分之則勞逸殊勢而勤或弛矣是必責司銓衡者以用賢才責司錢谷者以足國用責司刑罰者以平獄訟諫官責以直言得失將帥責以禦侮敵愾而牽制之私無所撓焉則夙夜匪懈之益足以爲勵翼此勤之助矣歐陽

修所謂善用人者必使有才者竭其力有識者竭其謀正此意也然此皆

皇祖貽燕已行之效恃在

陛下丕承之耳臣觀

皇祖之論侍臣有曰吾每於宮中無事時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又嘗命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曰以備朝夕觀覽則其講學之功可攷矣有曰朕念創業之艱難日不暇食夜不安枕又曰朕卽位有言嘗以勤勵自勉未旦卽臨朝晡時而后還宮則勤

政之迹可攷矣又嘗退御白虎殿召劉三吾論治道則其
親近君子之效可攷矣嘗諭中書省臣曰陰陽乖戾卿等
宜輔朕修省其盡心力以匡不逮吏部命官則曰宜公平
以別賢否通政命官則以公情直亮以處厥心庶不負任
使則其綜覈羣臣之實可攷矣李絳告憲宗曰正身勵已
尊道德遠奸佞進忠直以與祖宗合德呂大防疏事親事
長治內待外戚尚儉寬仁尚禮勤身八法以告哲宗曰盡
行家法足以爲天下況我
皇祖之法又超軼唐宋者耶

陛下欲聞其切時之務不以微詞隱義難臣而愚臣欲擄其用
世之志豈敢以謏聞諂說瀆

陛下伏惟留神省覽深信而力行之則立德立功初無難事用
文用武自有餘地

宗社之福生民之望也豈特愚臣之幸哉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之至臣謹對

聖功圖疏

南京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臣鄒守益謹
奏爲感

恩獻愚少俾

東宮聖學事伏蒙

聖恩擢補

東宮官僚

恩命下臨無任感激古人蒙一飯之惠猶思效報况奉

聖上特權臣等隆以清秩委以重任豈直一飯之德比也臣等

所由萬倍感激圖報無涯也仰惟

皇太子今未出閣臣僚未得供職未得陳說文辭圖以涵養

睿資預培

聖功之基惟日聞正言見正事習正道久而默化習與性成

而已矣臣等又聞古昔聖學圖史箴誡日陳于前於以維

持身心無不備具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朝夕飭聞善言日

進則德日崇謗言日聞則過日寡帝王樂求謗言何也圖

以優進聖域也臣等竊取古意繪爲

聖功圖一十三幅裝爲一冊獻上

東宮殿下伏願

皇上少垂

聖覽如謂臣等所繪圖冊或有少裨

東宮作聖之資

勅下內侍謹厚人員將臣等所繪圖冊時進

皇太子觀玩未用講解文義且觀圖象得意契悟自深愈於講說之煩也臣據事直辭無所忌諱雖未及古人拾遺補過之盛節亦庶幾言無飾僞欲

皇太子預養納言之量無俾古人樹誹謗木者專美於前也又圖象惟繪大意於古之服器制度俱未精考神堯大禹高宗文王及漢明帝傳說桓榮或冕裳或便服惟據聖賢圖象繪寫大畧未敢為肖真也至於字畫惟憑儒士勞良

佐陳鈿按書冊謄錄雖有差訛不敢洗補臣演說謬謬亦繇學說膚淺所致臣謹備陳罪狀伏乞

聖明察臣感

恩圖報之愚亮臣等獻芹之悃恕臣等訛謬之故宥臣等不識忌諱之戮

特勅內侍人員時進

東宮睿覽達臣等區區微誠臣等不勝戴

恩懼罪屏伏戰慄之至謹差千戶曹昂齎進以聞

一文王世子問安圖

謹按此是文王為世子時事親的禮萬世帝王宜效法他
仰惟

皇太子殿下大孝為天下法皆要學文王此圖便是箇樣子
今時時玩此圖自能興起孝心克廣良知良能為天下法
二文王世子視膳圖

謹按此是文王為世子時事王季的禮者史稱王季壽一
百歲文王朝夕視膳固是聖人大孝足為萬世法式想文
王是時年四十以上武王年亦二十二矣亦見聖人宮庭
間天倫至樂也伏惟

皇太子殿下常玩此圖可見古聖王事親的禮涵養孝心恭
視

聖膳太孝為天下法

三文王世子齒胄圖

謹按此是文王為世子時入學與同學之人讓齒萬世仰
為盛德古者入學皆服士服天子之子亦服士服今考古
圖亦無定式惟模寫大畧如此况大學齒讓後世難行洪
武初年嘗建

大本堂選勳臣子謹慎者侍

東宮 親王講讀亦無讓齒之禮臣等再難復議惟

皇太子殿下時玩此圖亦見古聖賢謙德忘勢的意思

四漢儒桓榮授經圖

謹按此是漢明帝為太子時桓榮授太子經及為天子尊

桓榮以師禮史書以為盛事漢時去三代未遠猶有古風

太子自稱名自稱童蒙皆是謙德之盛我

聖朝儒臣輔導

東宮禮有定式仰惟

皇太子殿下時玩此圖亦見上古帝王教太子的意思可以

涵養

聖德

五神堯茅茨土階圖

謹按此是史稱帝堯儉德天子宮室服器儉素如此百官

臣庶又愈儉素可知也天下尚儉天下所繇富足也我

宣宗皇帝儉德同符帝堯仰惟

皇太子殿下時玩此圖見古帝王儉樸氣象况又恭遇

皇上應時創制宮室服器依禮修正規制大備為萬世法我

殿下惟式

成憲享萬世太平而已猶歎盛哉

六大禹菲飲食惡衣服圖

謹按此是孔子稱禹所行無些罅隙可指自用飲食則菲薄不奢侈祭祀鬼神則極豐潔自用衣服則粗惡不華美黻冕用以祭祀則極美好奉身則儉事神則豐所以無罅隙可指帝王富有天下豈無其旨飲食豈無潔好衣服惟帝王為天下儀表帝王好儉則天下皆儉帝王好奢則天下皆奢天下皆儉財用便足百姓便安天下皆奢財用便不足百姓便不安大禹尚儉實萬世法仰惟

皇太子殿下時玩此圖崇儉為天下儀表大臣有所取法不敢貪侈實天下萬姓無疆之福

七大禹卑宮室力溝洫圖

謹按此是孔子言禹自己宮室則卑小民田水路引水灌田的皆盡力薄於奉已厚於為民所以為盛德漢文帝欲為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產也遂不為帝王富有天下百金甚小不肯輕費文帝盛德亦如禹禹平水土又開溝洫教民灌田江淮河漢之水旱則引入溝洫田得澆灌澇則水循溝洫以趨河海不致泛溢民無

旱澇之憂歲常豐稔又田有溝洫夷狄寇賊遇溝則止不能馳突故世極太平無夷狄盜寇之憂仰惟

皇太子殿下時玩此圖見得古帝王勤儉的意思涵養

聖德萬世之福臣等再按堯都平陽禹都安邑皆冀州也後擁太行前列三嶽黃河環繞繇碣石入海淮水自桐栢山江水自嶧冢山東北入海環向帝都天下第一形勝之地惟土狹山峻漕運爲難我

聖朝都燕亦古冀州之境形勝與堯禹同普天下萬水朝宗萬山朝拱

聖朝萬萬世太平基業也臣等謹附說焉爲

殿下考觀方輿萬一之助

八周王稼穡圖

謹按此是周室有天下八百年的根本周自后稷教民稼穡詩曰貽我來牟帝命率育言后稷教民種麥奉天命育百姓能體天心天命后稷后世有天下也至公劉又修后稷之業詩云廼場廼疆廼積廼倉言公劉教民稼穡致民富足疆場皆有倉積也至大王又修后稷之業詩云廼疆廼理廼宣廼訥言大王遷岐教民疆理田畝勤力稼穡也

至文王又修后稷之業書曰卽康功田功是也至成王時周公慮成王不知稼穡艱難不知百姓命脉所依作無逸篇首以稼穡爲上務是周室有天下根本也至康王昭王以下太平日久不恤百姓稼穡辛苦周室遂衰伏惟

皇太子殿下時玩此圖見得帝王恤民重本的意思實萬世無疆之福臣等再按古稱帝都以豐鎬爲上秦漢隋唐皆都焉謂之關中自今觀焉後又有黃河洩散王氣前南山蔽塞離明西有羗戎爲患東涿函潼關僅足自守不能兼制全宇視我

聖朝神京宇宙全氣皆囿嘘吸者萬萬不及也臣等謹附記焉

爲

殿下考觀方輿萬一之助

九周室后妃蠶織之圖
謹按此是禮記及詩經所載蠶織的禮天子諸侯后妃夫人視蠶績葛做衣服不惟自己勤儉而已實所以化天下使天下婦女皆勤養蠶皆勤績葛則女有餘布人皆足衣天下所由太平也仰惟

皇太子殿下時玩此圖見得古后妃務本勤儉的意思

十宮中隙地種蔬圖

伏讀我

聖祖政要儉樸之德超出千古

聖子神孫萬世法也百七十年

大內宮殿有宜撤舊為新易做為堅者我

皇上應時創制又皆完固萬年無疆之業也伏惟

殿下仰思

皇制之勤

太祖垂統之懿時玩此圖將以遵式

皇上建立之誼不敢復有改作鴻圖永固實太平萬萬世之休

十一西苑耕稼圖

伏觀我

皇上西苑耕稼知百姓艱難與太舜耕稼后稷稼穡文王田功

武王重民食成王播百穀同此恤民的心仰惟

殿下時玩此圖體

皇上憂勤惕厲的意思臣等又記憫農之詩曰鋤禾日當午汗

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食粒粒皆辛苦謂人藉農以養生宜

恤農辛苦也又曰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

剗却心頭凶言農人困窮未有絲先圖賣未有穀先圖糶
救急不暇如割心頭肉醫眼前瘡也又曰我願君王心化
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徧照逃亡屋大臣宮室剗民自奉
筵張綺羅後貴極矣乃又近君藉寵愈爲民病民不堪命
遂至逃亡君王能照及此必思所以恤之矣伏惟

殿下嘗諷誦此詩可見農民貧苦情狀再念農夫八口之家
耕田百畝粟入幾何輸租幾何牛種幾何糞土幾何徭役
幾何除輸官租差役之外所餘幾何乃知百姓真是辛苦
真是艱難賍官又剗削之奪其衣食下情不能上達啞口

忍飢實是可憐乃益見

皇上西苑耕稼的是痛念百姓艱難

聖德超出上古足爲萬世法

十二西苑蠶桑圖

伏覩我

聖上定西苑蠶桑之制與上古帝王重祀務本同一憂勤惕厲
的意思不特取法有周一代而已臣今只畫蠶桑大畧若
夫

后妃蠶禮圖不敢畫畫懼瀆也伏惟

殿下時玩此圖體

聖上務本尙儉化天下的意思臣等又見蠶婦詩云昨日到城郭歸來淚滿巾遍身綺羅者不是養蠶人謂城婦女不養蠶却服綺羅鄉間民婦辛苦養蠶不得綺羅自身服用所以下淚也愁苦之情也蓋民間蠶婦終年辛苦養蠶作絲精的織爲錦綺皆以供官粗絲爲紬絹皆以易米餬口不得自用單衣受冷老幼同度歲寒幸無灾荒乃得活命不幸賊官拘捉伊夫與兒刑逼索錢卽併常日衣服俱賣與人以救身命民間婦女極是艱難

殿下常念及此乃知

皇上定西苑蠶織的禮專爲恤念百姓婦女辛苦的意思實天下萬姓無涯之福

十三商王高宗訪道圖

謹按此是高宗訪道傳說首揭學之一言以嘉惠萬世萬世君臣講學立極的樣子明君惟知學故不敢自用而求助於俊又使布滿庶位天地萬物賴以位育其曰遜志曰時敏猶千聖相傳心學之要遜志者如海之虛無所不納故能取諸人以爲善時敏者如日之運晝夜不停故能篤

實輝光以至於聖神商王中興實由於此臣等又伏讀我太祖高皇帝作大誥其君臣同遊篇曰昔者人臣得與君同遊者其竭忠成全其君飲食夢寐未嘗忘其政所以政者何惟務爲民造福拾君之失抹君之過補君之缺顯祖宗於地下歡父子於生前榮妻子於當時身名流芳千萬載不磨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君臣同遊之言卽商高宗訪道傳說之心高宗訪傳說望以講學啟沃我

太祖與下同遊望以拾失抹過補缺高宗講學惟以爲民我

太祖於臣下曲盡恩禮亦惟望之爲民造福而已高宗之心卽太祖之心也皆立萬世人極者也仰惟

皇太子殿下熟玩高宗訪道圖證以

聖祖格訓又玩我

皇上賜臣敬一等箴體我

聖祖與臣下講學之心卽

聖祖君臣同遊之心卽高宗訪道之心道統正脈傳之萬世臣等不勝大願

奉

聖旨鄒守益假以圖疏譏刺朕躬下禮部叅勘復奉
聖旨姑念納忠免罪欽此

大禮疏

翰林院編修臣鄒守益謹

奏為守禮義以明國論事伏蒙

皇上欲隆

本生之恩屢下羣臣會議以求天下之公而公卿至於臺諫百
執事交章論奏推大宗小宗之議辯正統私親之等惟恐
誤蹈前代覆轍此

皇上舍已從人務以禮尊親而羣臣獻可替否思以義事

君甚盛節也繼而一二姦人妄以強說欺

君上激

聖怒

陛下不察而誤信之

尊號之上斷自

宸衷大小臣工莫敢匡救近日建室之議復勞

聖諭詰責以為欺朕冲年甚失綱常敗父子之情傷君臣之義
而公卿至于臺諫百執事畏懼

天威不敢復陳一言以解

陛下之疑而所司以漸奉行道路相傳且謂有孝長子之稱是陛下徇情以爲孝羣臣順令以爲忠若長此而不已則

陛下獨斷于上而不顧天下萬世之公論羣臣依阿于下以苟一時之富貴而忽

宗社長久之計棄禮害義非國家之福也昔曾元不忍父之寢疾憚于易簣蓋愛之至也而曾子責之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今之致隆

獻帝非但一簣之失也以

獻帝之明念曾子之守禮其不以

陛下爲姑息之愛乎昔魯公受天子之禮樂以祀周公蓋尊之至也而孔子傷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也萬世之下將有非禮其衰之嘆上累

獻帝

陛下其安之乎大小臣工引經援古欲

陛下專意正統罔搖異說於

獻帝尊稱存始封之號避

皇考之嫌而於

陵廟歲時遣重臣代祭俟

皇嗣既蕃立後安陸以全百世不祧之尊然後

宗廟

宮闈無僭越之嫌而在

本生得追崇之宜播之

宗藩而安傳之天下而服此羣臣忠愛惻怛之至情也

陛下不察而督過之謂忤且慢則膚智清明之心有所撻奪而

喜怒好惡不無少失其平矣夫

陛下入繼大統以考

孝宗天下臣民愛戴

孝宗之德而思報之於

陛下誰敢有二心者况

聖德高明視

朝講學孳孳圖治在

廷之臣莫不感激

初詔思佐大平大禮至重孰敢為欺欺之一字非獨不敢宣

之于口實不敢萌之於心獨一二姦人變亂黑白指忠為

欺離間上下之交摧挫忠直之氣而求以投間抵隙竊弄

威福此先王之所必誅而不以聽也

陛下不加誅斥而誤信其言臣恐姦諛漸進共濟邪謀公論元氣索然遂盡天下之事有大可憂者矣臣歷觀前史論所後所生之義者昭昭可攷也冷褒段猶之徒當時所謂忠愛後世所斥以為邪媚也師丹司馬光之徒當時所謂欺慢後世所仰以為正直也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古也臣愚以為大小臣工宜披肝瀝膽仗節盡忠守師丹司馬光之正以開悟

聖心不可怵於威嚴遷就回互二三其德以冒寵祿而

陛下屈已從善不吝改過察羣臣忠愛之情信而用之其忤音去

國者召而復之使各展布四體弼正闕遠而不冷褒段猶者斥而絕之庶幾

聖志堅定

國論昭明無復敢有動搖

宗廟離間

宮闈而

聖德

大孝光于四方大平之治尙其可圖也昔

先帝之南巡也羣臣交諫沮之

先帝赫然斯怒重加罰黜豈不以羣臣之欺慢違犯爲可罪哉

然

皇上在藩邸聞之必以是數臣者爲盡忠於

先帝也今日入繼

大統獨不能容羣臣之盡忠於

陛下者乎今天變地震災恠頻仍民窮盜起白骨盈野至有父

子兄弟相食此自古以來所罕聞也所宜上下交修畏

天憂民寢食弗寧之時豈可泄泄相安自諉無虞臣待罪史館

預修

先帝實錄每見姦人用事政刑日非潛然出涕愧無匡救以報

先帝之德若復緘默自全以負

陛下而從背言死有餘愧是以冒陳狂愚冀徹

聖聽使異日史冊之上德業日光則臣屏伏田里亦與

寵榮干犯

天威不勝隕越俟罪之至

奉

聖旨鄒守益這厮出位妄言不修本業既知忌憚又來瀆慢好
生輕易着錦衣衛拿送鎮撫司打着問了來說

薛文清公從祀疏

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侍讀臣鄒守益謹
奏為欽奉

聖諭以議祀典事

近該御史楊瞻樊得仁建議要將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薛瑄從祀

孔子廟廷禮部復題奉

聖旨着翰林院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經局國子監堂上官人各
上議欽此臣仰窺

聖心主張斯道鼓舞來學博採輿論慎重祀典敢不竭圖末議以脩承擇
臣謹按孔門評論人品其上曰中行其次曰狂又其次曰
狷中行也者中和之德立大本而行達道者也門弟子稱
孔子之時中曰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若大和元氣周
貫天地運行四時當時惟顏子善以身發孔子之蘊夷考
其好學曰不遷怒不貳過其深潛純粹藹然春和氣象也
故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狂狷也者雖未免於氣習之

偏然其膠膠尙有毅然以聖人爲必可至使其工夫緝密則狂可中行矣不屑不潔慄慄然恐浼乎其身使其工夫弘大則狷亦可中行矣故道以中和爲至學以中和爲的中庸之作首戒懼以指其功終位育以要其成而後聖門之傳賴以不墜兩漢而下非無願治之主匡時之佐而往往發不中節無以泰天地而宰萬物正坐學之不謹爾故雖以唐太宗之英睿自以爲表章聖學而從祀孔廟二十二經師皆以專門訓詁爲功至於馬融王肅輩敗德害道亦濫列焉非

陛下明聖燭照千古其孰能釐正之夫訓詁日繁著述日富纏繞於文義比較於異同摹擬於儀節恣情鑿性去道彌遠而猶偃然以爲孔氏之學譬諸爲釋氏之徒者不從事於明心見性而造寺飯僧誦經續偈以望成佛爲老氏之徒者不務於致虛極守靜篤以收無爲無欲之化而鍊金石習術祝以求成仙皆舖糟粕而棄其醇也我列聖以道德禮樂化成天下文章政事之臣咸足以匹休往古然勃然以理學爲宗實自瑄倡之瑄之深造自得於濂洛靜虛動直大公順應之旨未敢妄許然其自幼至老篤志

力行倦倦亦自以復性爲教考其出處進退之間不折節於權奸不謝恩於私室不曲法於貴近不懼志於臨刑不濡滯於相位一時翕然尊信以薛夫子目之此豈可以聲音笑貌取者揆之於古其近於狷者之流乎世之議瑄未宜列於從祀者或以其見理未瑩不足以傳斯道則雖顏曾而下已有不得其宗者是責於瑄者大備矣或又以其少於著述不足以羽翼聖經則雖顏曾之得其宗者視後儒已有所不逮是求於瑄者又大淺矣夫祀典之重莫嚴於孔廟非所進而進之是爲俎豆之玷可以進而難之亦

適以阻進修之路斯二者失中均也

皇上懋隆敬一以建中和之極折衷羣論自有天則臣以爲進瑄從祀樹之風聲以昭

國家之盛其於世教未必無補謹疏

九廟災自陳疏

南京國子監祭酒臣鄒守益謹

奏爲自陳不職乞 賜罷黜以彌天變事

准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手本准禮部咨開監察御史黨承

賜等題爲答天戒嚴交修以隆 聖治事節奉

聖旨是

宗廟災變朕心震驚所宜痛加修省以實事天兩京文武大臣都著自陳時政闕失着各衙門條奏務切民瘼國體不許虛應故事泛濫彌文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脩行到臣聞隆古交修之訓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又黎民敏德曰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故君而克艱則能以天之心爲心是謂善事其天臣而克艱則能以君之心爲心是謂善事其君昔在殷王中宗桑穀生于朝而拱異亦甚矣訪于伊陟德以勝妖

故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五年其在高宗飛雉升廟鼎而鴈孽亦甚矣聽于祖已克正厥事故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歷觀史冊鑒戒甚明或多難以興邦敬勝怠也或無災而殞祚怠勝敬也故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所以至於聖賢其任重道遠決諸一念之真純而已矣決諸真純之一念無或轉搖而已矣邇者天心仁愛火及宗廟徃古災變於今爲烈陛下孝思懇惻深自怨艾諭告臣工痛加修省至有欲投火中

之言與桑林自為犧牲之禱異代而同神即此一念
皇天后土寔共鑒之

高廟暨

列聖之神靈寔共鑒之若保此真純無或轉搖雍雍在宮肅肅
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務以上天之心為心則知人安
民命德討罪綏萬邦而撫四夷若決江河沛然無俟外求
矣臣感極而泣仰屋竊嘆以為
皇上憂勤如此其切孝誠如此其至凡厥臣工休戚一體股肱
當竭其膂力耳目當竭其聰明務以

陛下之心為心無或有懷私售欺以便身圖而負

國恩庶幾各守常憲以盡修補之義其能者宜洗心盡瘁以
共濟艱大而不能者殖咎求退無竊祿位而糜民膏脂臣
伏念大學古稱豪傑之闕司成首任師儒之責而南畿又
為

國家豐鎬之重師道不立則善人不興善人不興則善治不
復其於政體樞紐匪輕我

高皇帝之規日本監正官專總理一應事務須要整飭威儀嚴
立規矩表率屬官模範後進不可尸位素餐因而怠惰以

臣之愚自知甚明學術膚淺不能以宣暢聖道才識樸魯不能以練達

國體雖勉加鞭策欲效涓埃而終愧尸素宜先罷黜若再持

祿貪位以忝官箴將何以嚴交修之實而廓維新之休乎

伏望

聖慈將臣放歸田里遴選時彥以端化原庶修省以實而災變

可彌矣

奉

聖旨鄒守益假以自陳言詞乖刺着冠帶閑住

勤王贊功頌

正德己卯歲六月丙子寧王變起南昌震驚

神畿都御史陽明王公自贛將命入閩脫險豐城趨保吉安

大徵義旅以遏亂畧七月辛丑誓師以東癸卯駐樟樹鎮

列郡各以兵會庚戌申誓于市收誅伍斬將有經罔赦辛

亥克南昌壬子師進東湖與賊遇連戰大破之丁丑水陸

伏起火艦並進遂擒元克以歸奏功

天子八月辛未犒諸軍大燕羣僚維時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

以監督與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通判談儲胡堯

元推官王瞻知縣王冕李楫劉源清張淮以克敵與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郎中曾直御史張鰲山僉事劉藍知府劉昭進士郭持平驛丞王思李中以急義贊謀與其餘效忠宣力之士咸序以位於戲誅亂討賊繫萬世大開章諸聲詩以昭風教大史職也廼作頌曰

於穆

高皇誕膺

明命

列聖昭德烏翔魚泳屏翰是樹孚佑同姓蠙茲寧藩彼彼臬鏡

帝命中丞往釐南閩神寔留公脫民吾畏爰奮義旅奉罰自天
鸞鳳鵬鶚夾以翩翩遂克狡穴遂俘大憝山川重光鬼神
奠位

天相

皇國不空我師世濟驕奸浹日以夷爰犒諸軍百工咸在我
皇報功尙有大賚維我

新國無蹈匪葵服我忠孝以公著龜維公懋德載終九仞敷
時文明拔茹以進維

皇建極聿定元良貞于萬邦配

天無疆

卷之三上終

東廓鄒先生文集卷之三下

說類

學說

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所以為貴者曰性性之所以為性者曰仁義禮智信能盡是五者於天地之間則仰不愧俯不忤而可以為人一有虧損其則已自得罪於天而况乎斷喪而無忌則雖頽然鬚眉而反為虎狼蜂蟻鴻鴈睢鳩之罪人矣鈞人之形也則鈞人之性也而至於為虎狼蜂蟻之罪人何也物欲累之也學之道所以閑其物欲而反其天地之性以

東原先生集 卷之三
求無忝於爲人而已矣昔者聖人之論好學曰不求安飽敏
事愼言就正有道而已其稱顏子亦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已
是聖人之學可攷也故曰學而時習之學者學此也習者習
此也習而曰時不息之功也學之病莫大乎息息則物欲行
而天理泯矣天理與物欲互爲消長者也無兩立之勢故君
子戒愼恐懼之志由聞以至于不聞由見以至于不見由言
以至于不言由動以至于不動一也無須臾之離也道不離
人人不離道人與道凝然後可以踐形而無忝夫是之謂善
學以訓詁者專矣以記誦者博矣以詞章者華矣而於道顧

背馳焉則學之蠹也况乎竊孝弟忠信之成說以爲利祿之
媒偃然播其惡於衆而號於世曰是學也可乎哉某之醉夢
二十有九年矣日顛踣於荆棘泥淖而自以爲康莊也頓先
覺者大呼而醒之將改轍以追來者而八九同志相與磨礱
而夾持以圖不在此生乃爲推學之太宗以申告之而時觀
之以自警焉鹿鳴之什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古之人於酒
食之頃相愛以德而不以姑息如此故夫有四端而謂不能
者爲賊其身謂君不能者爲賊其君蓋自童齒時固熟誦之
矣謂其友不能者庸非賊其友乎今之師友嫻族津津以追

東坡先生集 卷之三 二
時好攫世資交相勸誘曲爲恩厚一聞講學以希先王之道
則循墻若刺已者其取舍界限亦異矣諸生以是列諸座右
過而觀之者其且以吾爲好生乎其且以吾爲賊生乎

留別同志

學者之病在於界限之不明稱之以堯舜則蹙然以驚目之
以桀蹠則艷然以怒而其定計成筭以爲上不敢爲堯舜下
不至爲桀蹠闖然處其中以安身立命以爲是亦足矣而不
知善利之間曾不容髮一舜一蹠懸若天淵譬諸良民盜賊
不可以更互出入而爲也吾輩旣怨艾其身思爲良民矣則

自且以至于久自飲食衣服以至于事君蒞民自壯年以至
于耄耄當猛自點檢不可苟且放過雖不至爲屠埋攻劫之
事亦不可陷入穿窬攘竊中然後可以對越國法而無愧願
與諸君勉之堯舜之世比屋皆良民故四凶不能逞其惡桀
紂之世比屋皆盜賊故三仁不能行其志然與其以盜賊受
賞寧以良民卽刑此三尺童子知其決擇矣今自三尺童子
至于垂白之老孰不知盜賊之不當爲哉徃徃陰行其實而
陽揜其名自以爲可以欺天下後世而匹夫匹婦已如見其
滿肝矣吁可畏哉吾與諸君周旋久矣每反覆體認以爲孟

氏善利之辨盡發千古作聖之訣今將別萬里念所以相長者無逾于此諸君若不以為非篤信而力行之則雖別萬里猶同堂合席也若誦於口而違於心修於大廷而棄於屋漏則雖日相周旋已判若胡越矣諸君其何以交警我乎

方山說

予讀劉雲表為其友彭麗文記方山四寓軒稱其恬退雅循飄飄于田園金谷之表未嘗不嘆麗文之能聚物以自樂也雖然觸吾身而感吾心者孰非吾之物乎而奚以聚為記曰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故萬物

之聲色臭味舉以供吾之耳目鼻口而吾屹然立乎其 upper 而君宰之一失其道則耳以聲聾目以色盲鼻以臭塞口以味爽所以害吾心者豈獨田園金谷已乎古之知道者坦然由於約樂毀譽之變而不以滑和華冕葛巾首之寓也赤舄蹠履足之寓也桓圭錢鐔手之寓也短褐狐貉華輅朱轂身之寓也一以為雲行一以為波流使擇冠而冠擇履而履則喜於聚悲於散而所以自樂者祇足以自累試使毀琴沉棋捐書褫畫屏其亭沼而反麗文於雁州墜堂之間則其樂尙有存者乎無也故夫絕物以為超者異端之虛也徇物以為私

者俗見之隘也寓於物而不累者聖人大中之矩也麗文之昆季皆好文而與予游異時徜徉昆季間尙悉相與語之

芸田說示諸生

嘉靖四年六月旣望予以事出吳興見有滕行泥中而以手左右去草者召而問之曰此芸田乎曰然曰吾邑之芸以鐵爲器而木柄之俯其身以盪撼于苗中未嘗若是難也曰州亦有之沙田草易除用之則宜泥田則根難拔必若是者三至焉山谿之田寒則根難死必若是者五至焉若稍弛之草侵吾苗數口之家將飢死于溝壑矣予聞而凜然人之情孰

不惡勞而欲逸也以其惡死之急則奪其惡勞矣以其欲生之急則奪其欲逸矣甚矣吾民厚生之難也然人知惡身之死而莫知惡心之死何也仁義之心人皆有之存之則進于聖賢失之則入于禽獸是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者草之害吾苗也竭力以去之利欲之害吾仁也憚其難而不知去其弗思焉耳質美者查滓便渾化猶沙田之草易除而不留也次則泥田矣次則山谿之寒田矣芸之而弗息草未有不拔而苗未有不秀且實者也嗚呼天下之勇於芸苗者寡矣欲斯民之無飢也胡可得哉予方困于飢餒思理百畝

之荒以望于有秋而草盛苗希惴惴乎無所獲也今而後知所以芸吾田矣二三子咸欲厚其生也則盍於是焉圖之先難而後獲其庶矣乎

省齋說贈陳君彥明北行

僚友蓬萊陳君彥明思從事于曾子之學以省名其齋予與之處八越月矣其持論纒纒然有條其處事繩繩然而底于濟也間遣其子辰受學于予肫肫然求以教之予曰是無踰於省之說矣曾氏之學任重道遠而得孔門之宗者自省其身始大學一書蓋記其平日學之功效以紹來世者也而自

省之功莫切於獨獨者人之所不見也省於人之所見者易省於人之所不見者難閒居自放於惡見君子而後欲著其善則其省也僞矣君子之所以大過人者其惟省於獨乎故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貫隱顯動靜一之此吾曾子自省之實學也後之善學會子者莫如公明宣而不善學者莫如邢和叔宣於居庭應賓客居朝廷瞿瞿願學弗怠而和叔特假三黜檢之名襲而取之吾輩戒和叔之覆轍而馳驅於公明氏之範庶其得聖門而入之乎君蹙然起謝曰吾子何足以承之吾愧乎童習之而尙紛如也予拜手曰予將

賴君之省以與君之子交相贊而已矣未幾君入慶

天子萬壽將行州守許君若思曰省齋勞于

王事茲三祝

聖壽矣課功酬勤且將有四方之陟蓋有以贈之予曰此皆吾
彥明自省之地也頌天保之章而祝

聖天子之百祿以孝事君也賡皇華之章而諏謀度詢以恤民
隱以慈使衆也以孝事君之謂忠以慈使衆之謂仁忠則上
信之慈則衆歸之推是以行于四方無異道矣勉矣省齋其
無忘于魯氏之學乎

日惺齋說

宜興杭錫賢卒業於大學聞其泉先生之教而樂之以日惺
名其弦誦之齋異日詣呂涇野而請言涇野申之以上蔡之
義炳炳然也將歸復過予而請益焉予曰子之取諸師友則
既勤矣而我何能以贊子子其誠之於身而已矣在易乾之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夫非日惺之功乎進德修業
小事大事而其要曰忠信曰脩辭立其誠而已故知至而不
至之則無以為誠之始知終而不終之則無以為誠之成於
穆不已天之誠也乾天也乾乾者對越在天弗以日夕息焉

思誠之學也天豈遠乎哉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往而非天也無往而非天則無往而非上帝故曰上帝臨汝毋貳爾心無往而非上帝則無往而非鬼神故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嗚呼道之不可須臾離也若是其嚴也故忠信篤敬之功至於立參於前興倚於衡然後與天爲一無愧於日惺之學上蔡先生曰邇來學者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鸚鵡能言不離禽鳥學不以誠而競以詞說騰者將不淪於禽鳥乎夫學以入於聖賢也而或以淪於禽鳥是則可畏也已錫賢惕然曰封也敢不終始於學以求無

愧于屋漏

謙齋說

先民之訓曰滿招損謙受益謙也者忠信者也滿也者驕泰者也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道之得失損益之大關也世之論謙者率倚於卑遜退讓以自名而所謂益者類以富貴福澤當之是淺之爲謙而陋之爲益也在易之謙曰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故可以卑以自牧而可以利用侵伐可以行師而征邑國非倚於退遜也其益之象曰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遷善改過以誠其身故飽乎仁義不願乎膏

梁令聞廣譽不願文繡天下之益其孰能尚之是以益之以十朋之龜而吉益之用凶事而無咎處約處樂無入而不自得非以外物爲加損也九五之占曰有孚惠心則忠信者也故勿問而元吉矣其上九曰立心勿恒則驕泰者也故莫益之而凶矣嗟其嚴乎予之始生也先易齋大夫命之曰益其冠也字之曰謙及長取善於四方而始得其義夙夜兢兢思以服膺父師之教而未能也毘陵同宗之彥拙隱翁各其家子曰益而益復以謙各其齋其燕翼之謀祇承之方何其不約而同乎某季大學生尙徵言於予因述予之兢兢者俾敬

圖之

青原嘉會語

嘉靖癸巳七月旣望同志咸集于青原以從事於君子之學東廓子守益喟然嘆曰茲會也先師嘗命之矣迺今十有四年始克成之茲惟艱哉凡我同志相與無忘于師訓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是能致其良知君子之自求多福也知善而著之知不善而掩之是不能致其良知小人之自作孽也嗚呼戒之哉或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誠意之功也致知格物將無闕與曰好惡之明覺謂之知好惡之所在謂之

物故爲善去惡之物格則知善知惡之知致而好善惡惡之意誠誠意致知格物卽是一時卽是一事曰正心修身其將二事乎曰有所忿懣好樂好惡之滯於中也親愛賤惡而辟好惡之偏於外也是誠意以格致之功未盡也故無所滯於中則廓然大公大本立矣無所偏於外則物來順應達道行矣故格致誠正脩卽是一時卽是一事曰齊家治國平天下其將二事乎曰親愛賤惡必有所接之人是人也非父兄妻孥則隣里鄉黨也非隣里鄉黨則四海九州之交也好惡行於家庭而無辟是謂修身以齊家行於鄉黨而無辟是謂修

身以治國行於四海九州而無辟是謂修身以平天下故修已以安百姓卽是一時卽是一事曰夫非有位者之事乎曰大學之教所以教天下之爲君子也故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未嘗分有位無位也絜矩之道所以平天下也而其目曰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夫上下前後左右者天子庶人共之特有廣狹衆寡之分耳曰雙江聶子所謂忘與助者於此何以別乎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這誠惻怛以克其良知之量是必有事焉集義以養氣之功也爲善而弗純去惡而弗盡是忘棄其良知者也

東原先生文集 卷之三
故謂之忘有所作好有所作惡計功欲速斲根而拔之是戕賊其良知者也故謂之助曰忘敬而後無不敬者其庶勉於助乎曰程子言之備矣必有事焉却是行其所無事信如和靜之言是迤助而入忘也其語意亦未瑩矣凡預斯會者各務自致其良知無分於煩簡無分於晝夜無分於窮達毅然必爲君子而不忍一失足於小人之塗則家國天下尙胥賴之其謂之嘉會也固宜不然則山英水伯且將議其身謗師門矣鹿崖胡子令樂安以官守不能會資遣諸生及其弟翼以來授之一冊俾劄記其所聞於其歸也書此以質之

錄青原再會語

國家建學立教之美意於始入學甚可見特學者行不著而習不察耳始入學則拜孔顏曰聖人之徒也猶僧入門而拜佛道士入門而拜老子曰佛老之徒也其趨向之的不旣昭矣乎拜畢而升堂揭之曰明倫聖人人倫之至也欲學聖人則從明倫做工夫所求乎子則以事父而所惡勿施焉斯父子之倫明否則昏矣所求乎臣則以事君而所惡勿施焉斯君臣之倫明否則昏矣故明倫之功卽是明善卽是明明德非以能誦說爲明也佛老之徒徒工誦說而弗踐其教則吾

徒必闢之矣而躬自蹈之將不爲佛老之徒所闢乎
學者主於舊聞以明善爲知誠身爲行不察孔孟宗旨只是
知行合一之教故知事親從兄而弗去乃爲知之實而擇乎
中庸不能期月守則比於自投罟獲不得爲智知斯二者是
謂擇善知而弗去是謂固執擇善固執皆明善之功也博學
也者卽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夫婦朋友長
幼焉無徃而不學謂之博學篤行道者卽其學問思辨之不
息者也學陶則爲陶學冶則爲冶學函矢則爲函矢曲藝則
亦有然者矣而學聖之功乃以誦說文辭當之可乎

學聖之要濂溪先生所以發孔孟之蘊也一也者良知之真
純而無雜者也有欲以雜之則二三矣無欲也者非自然而
無也無也者對有而言也有所忿懣好樂則實而不能虛親
愛賤惡而辟則曲而不能直故定性之教曰君子之學莫若
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大公者以言乎靜虛也順應者以
言乎動直也自秘用智皆欲之別名也君子之學將以何爲
也學以去其欲而全其本體而已矣學者由濂溪明道而學
則紛紛支離之說若奏黃鍾以破蟋蟀之音也
廓然大公所存神矣物來順應所過化矣故賞善而舉之非

作好也罰惡而誅之非作惡也天命天討而吾無加損焉是之謂王道後世封卽墨以示勸烹阿以示懲猶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禮畢竟霸者作用非真純無雜之發也然賞當其功罰當其罪猶足以使民驩虞若虐嫖獨而畏高明好惡拂民之性則驩虞亦不可得矣學者果有真切作聖之志而不爲俗習所搖奪則其精神命脉自真純而無雜而酬酢萬變無徃非真純之運用苟以俗習雜乎其間則酬酢萬變必雜而不純矣辟諸種嘉穀於土則苗實皆嘉穀矣種蕘稗於土則苗實皆蕘稗矣種草莽於土則苗實皆草莽矣未有種草

莽而得蕘稗種蕘稗而得嘉穀誠之不可掩如此可不畏哉習俗之大累只是打富貴貧賤關不透故聖人喫緊爲人舉極貧極富者使學者決其趨向之途有馬千駟富貴莫尙矣而民無得稱採薇以餓貧賤莫尙矣而至今稱之匹夫匹婦之良知可以一笑而悟矣世之學者雖窮貪極欲未必至于千駟之富就使至焉亦無得而稱而況不至于千駟乎澡身礪行未必至西山之餓就使至焉亦于今稱之而況不至于餓死乎嗚呼師之所以爲教弟子之所以爲學其將爲夷齊邪其將爲齊景邪

東原先生文集 卷之三 十三
嘉靖甲午閏月己卯同志再會于青原二百餘人文君希周
教泰和林君朝相教萬安聞之忻然相與切磋焉二邑之士
喜其得師也持卷以書切磋之語曰使二君子展卷相思雖
別猶未別也因力疾書此以求正惠而好我其何以示之

思默子說

東廓山人曰默而識之吾不得而見矣得見思默者斯可矣
吾聖人無隱之教若天道粲然而羣弟子猶求之言語之間
無言之戒所以藥其病也以子貢之敏而有何述之疑蓋知
默者鮮矣夫以子貢之敏料事如鬼神固武叔子禽輩所望

而震焉者也而斥之以爲不幸陋巷之顏吶吶如處女而退
省其私亦足以發獨以不情許之是夫子之教學其可知也
已孰愈之問婉以發其機也而猶較諸聞見之多寡蓋尙未
悟也博學而識正以質之而子貢始悟矣性與天道默而識
之於文章之表非聖人之善教而賜之善學其何能與於斯
後之學者莫不黜百家尊孔氏斯道可謂明矣而孔氏之實
鬱乎其尙闇也故聽其言觀其文詞孝弟忠信之道颯颯然
矣而徐攷其事父從兄事君先施果能不悖其言不愧其文
詞已乎虛誕盛而朴實微利欲熾而德行熄若羣飲朋醒質

質然而無所揀之故默之道不可不深長思也上天之道無聲無臭天德之默也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聖德之默也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內省不疚以慎於人之所不見其君子思默之功乎吾友徐汝佩受學于陽明先生之門直而歛辯而有章先生以思默箴之汝佩奉以周旋弗敢失也比來廣德徘徊於復初之間慨然交厲思有以踐孔氏之實者因書是說以贊于屋漏

達壽說

天下之同欲莫逾于壽君子所以大過人者其惟達壽乎知

愛知敬五方之孩提共之不待教詔而天機混混其達之源乎悖德悖禮方命而圯族其汨五行以斲九疇乎老老長長而德教四達其宅四噢嘏九澤以賴萬世乎三代之英因民同欲而利導之罔有讒說殄行以干天和是故百畝以徹九式以貢而壽達于征賦矣三日以役五十以免而壽達于庸調矣司刺斷中士師受之而壽達于訟獄矣司救施惠司關去幾而壽達于饑荒矣掌戮以搏環人以謀懷方以致物象胥以傳言而壽達于寇戎夷虜矣豈惟民哉數罟以禁斧斤以時藪牧以阜而山林鳥獸魚鱉熙熙然罔不獲其壽者先

師陽明夫子以良知教諸生其壽天下之矩乎益也愚而慤恒思執古之道御今之俗庶幾身親見之而寤寐弗違也浮峰張侯元冲密邇學于先師以

天子諫官旬宣吾江右江右雖敝固采衛之望也浮玉以西章貢以北其溪下流久矣嘉靖己酉之春大恭人唐壽登八十有五同胥慶以慰望雲益謹以錫類不匱之義拜首爲達壽祝侯其章志貞教歛福敷錫帝規帝矩克絜于上下前後左右使財用足刑罰中禮俗 協氣嘉生薰爲太和則所以壽親無疆豈繁翟芾以榮羶薌以養而已乎緒山子相聚永和

稱大恭人之壽曰質菴方伯以風義節繫俎豆鄉社而幼服姆教善承繼姑是曰能吳勵菴郡守續易菴叅藩之緒循介峭特以忤權貴而服䟽茹羈蕭然宦邸逾二十年是曰能儉浮峯甫晬而孤諸兄元楚元傑未室也而食貧力教俾從名師勝友以弘世業是曰能訓迎養諫垣時親箴緝儉以養廉稱述光範喜愠不形壯耄一致是曰能恒聚四懿以備羣福若鑑湖耶溪之趨于海無弗至矣郊祀進階移封以榮則有若康靖手詔存問嘆尙福壽則有若文定咸張氏舊族也等而上之飾戎車奏膚公以匡中興尙有孝友家法在

醫說留別長安諸友

東廓子曰善教者之淑羣才也其猶醫之療病乎善學者之淑其身也其猶抱病而求療乎嗟夫中行之德邈矣有能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亦足以慰吾思矣夫直而不至於溫不足以爲直寬而不至於栗不足以爲寬剛而不免於虐簡而不免於傲不足以爲剛且簡唐虞教學之方其醫學具可覆也審聲視色察脈參藏寒則溫之熱則涼之俾陰陽順適精氣和平而各反於元神之中則天下無天札矣如使寒而寒之熱而熱之則適足以增邪毒而戕天年夫增邪毒而戕天年

豈愛身者所願欲乎益也受藥石於先覺惴惴然思以葆吾真也四方同志不鄙而從游焉因胥勸胥規以融夙痼而勦拾級于壽域自入長安以來山陰蔣子懷德寶應張子旦山陽馮子煥莆田林子應箕婺源胡子宗憲武進白子若圭皆有志于斯也聚首未幾抗旌以南因留別語以爲攝生之助在易有之無有師保如臨父母文王之聖正從亦臨亦保中來故緝熙敬止壽躋百年而陟降上帝與天無疆是爲聖神中行之極

復初亭說

天命之性丞民同秉之初也惟君子求復其初故戒慎不睹
恐懼不聞以致中和惟聖人能復其初故不顯惟德百辟其
刑與於穆同運無聲無臭無聲無臭只在人倫日用間子臣
弟友庸德庸言兢兢不敢放過便是孔門自叙功課一念不
敢則與上帝陟降一念而敢則與夷貊禽鳥伍嘻其機嚴矣
予判廣德作復初書院以廸州之後髦而劉友賓朝亦以復
初名其藏修之亭書是以贊屋漏

鳳說贈易子督學之蜀

東廓子曰鳳之爲王者瑞也自黃帝阿閣退矣其在唐虞則
契爲鳳精一之學敷于五教勞來匡直俾萬邦黎獻不應徯
志以自別於逸居之禽獸故鳳儀于廷其在成周則周召爲
鳳敬止之學宣于二南關雎鵲巢烜然王化而兔置羔羊舉
不愆于度故鳳鳴于岐洙泗之興祖述憲章而從游速肖觀
齷以仁義羽翼之雖王澤之熄鳳鳥不至然走獸飛鳥出類
拔萃巋然定論以有子爲不阿所好寥寥千載濼洛勃倡而
闕閩諸儒翕然以和世方慶朝陽之再覩也而何澹胡紘輩
鷲擊而鴉噪之至使中材解體銷聲更各他師是禁天下不
得爲鳳也跡其言曰貪黷放肆人之真情蕪潔好禮爲僞而

已嗚呼鶴鷓嗜鼠螂蛆其帶果然充腹自爲至適矣仰睨焦明肅爽遜而後集介然以忍飢渴則宜其竊晒之然使克其類也將驅天下而爲鶴鷓螂蛆乎

聖天子敬一之箴集唐虞成周以嘉惠海內識者顯然仰王道之昌也蜀邦雖遠固神禹之丹穴而范淳夫張南軒魏文靜雖離振絕響矣易子栗夫才敏而志端事賢友仁慨然九苞千仞之興儀于春卿公卿薦其行誼奉璽書以敷教宣化于蜀茲非契與周召重任乎往盡乃心率乃諸生以從事于臣弟友之要庸德庸言慥慥相顧是沃醴泉飲竹實而不忍

以鼠帶眩之其嗚于廷嗚于岐嗚于陋巷汶上焉往而不爲焦明肅爽也卷阿之雅曰鳳凰于飛翩翩其羽藹藹吉士媚天子以達庶人天子之瑞也泮水之頌曰敬明其德允文允武濟濟多士克廣德心而憬彼飛鶚亦咸于桑黹好音之一國之瑞也吾于易子茲行卜之矣

岷川說贈劉司諫

青宮備羣僚益與少湖徐子同司經局以北海內同志聚講逾七十人瞿瞿然規過而勸德也未幾予求移南都遂歸于山中而劉子養痾岷川之上眷然以予出處介念予執訊報

之曰無以介也子不觀于川之流乎引臺榭灌蘭蕙未以為榮也決糞壤浸瓦礫未以為汙也夫德性者吾所受于上帝者也誰得而加損之大行窮居盈科之異名耳劉子復入司諫屬邑大夫潘子曰鄒子語我甚爽也為我徵緒言并親書于軸庶大直之朝夕對東廓子也益曰嗟夫久矣聖門之取諸水也以立本者尚其源以取善者尚其容以建事功者尚其遇以新盛德者尚其不息矧岷為導江之始而稱瀆之首故曰井絡纏曜會昌建福善而劉子之以岷為學也夫岷在徼外發羊膊下白馬數百里未能濫觴也歷龍涸石鏡數千

里逕汶關纔二百餘武耳及于踰虎牙達鷺尾出巫郡以會方津不方舟不避風不可以涉故知微之顯闇然日章名浮于實不能盈朝言立本也川之於衆流無弗納也曰緜曰洛曰湔曰涪曰嘉陵曰渠曰渝咸自夔入之曰澧曰沅曰資曰湘曰沔曰蘄則自荆入之曰青衣曰羊山曰馬湖曰墊江則自徼外屈曲附之故舍已從人無問陶漁訑訑聲音相距千里言取善也金堤以天府興譙錦里以濯工取麗灑瀕以象馬垂戒船官以鵠鷁遐觀故或峻激奔瀑魚鼈弗能游或澄潭迂湍蛟龍生而寶藏興萬狀隨遇無為之先焉知此可以

語變化矣微外不息乃達巴夔巴夔不息乃殷荆揚荆揚不
息乃會溟渤吐日生星包乾括坤亘萬古而無晝夜舍焉知
此可以語天德王道之要矣以劉子之志於聖域也百折而
不回取友四方眷焉以身下之其居鄉訥訥不出口立朝則
侃侃無所眩爰規爰勸其在于不息乎昔者聚語于京師矣
退省其私亦足以發顏之所以顏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交
之所以交也良師勝友切偲一堂惕然收斂湛然精明非見
賓承祭時乎出門使民乃貳爾心有衆寡有小大於帝降之
性全生全歸得無息乎自己亥至于丁未凡九載矣正考績

幽明之期也子之鄉初泉劉子予畏友也別亦六載矣岷川
子與初泉子交相考焉時有以廸益益尙有以報子

蓮坡壽說

崑山周翁存中以蓮坡自命壽登于耆矣其仲子大禮以司
空郎陟興化守將歸爲壽司空之僚周君埜王君一槐沈君
啟儼然造焉曰夫蓮之產淤泥也亭亭以敷馨香其諸士之
挺然于俗乎俗方尙放逸也而持之以恪勤俗方尙富麗也
而矯之以簡儉俗方尙巧宦欲其子之速化也而督之以正
學茲其不愧於蓮已乎鄒子竦然曰益也固願聞之夫水至

柔也而穿木啣石其浸漬使然也流俗之浸漬人也酷於水故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傷士之挺於俗者甚也幸悉翁之素曰翁少充學官弟子中歲以勦疾謝去付之諸郎及大倫業大學大禮舉進士叔季治生以養衆謂翁可逸也而慄慄自檢惟恐有過舉是之謂尚恪興化君宦十年家徒四壁翁與晏孺人以安命相慰糲羹縞裳未嘗有外慕是之謂尚儉興化筮仕京師從大宰甘泉翁以游喜曰吾兒有志於學可無大過矣及就養南曹命與曾汝馨氏王汝中氏溫故而求知新近復切磋于觀光之堂是之謂尚正曰昔在周之先哲

愛蓮有遺韻矣中通外直亟稱爲花之君子翁之自命也與所尚弗偕焉其有志於君子之徒乎惟興化君服膺聖學之要毅然無欲出門使民叅前倚衡無徃非一之流行則靜虛動直不在蓮而在我庶於濂溪有光乎夫能挺然於俗者爲壽其身以挺於俗爲義方者爲壽其子以挺乎俗守家法者爲壽其親三壽備而馨香永孚於無疆矣

同野說別京中諸同志

君子明德之學以天下爲度內非意之也明德之本體原自剛健原自精明以直養而無害則覆載若天地照臨若日月

東原先生文集 卷之三
故在賢則尊之在衆則容之在善則嘉之在不能則矜之夫
是之謂大同之學一爲私欲所挽則忿懣而不知其美好樂
而不知其惡故係小子係丈夫雖過不及有差等其乖於中
和一也抑鄉原之同流俗亦衆所同說也而終不可以入道
彼其媚世一念已增本體之障故非剛健精明肫肫無倚者
不足以上達天德在易之同人以離遇乾文明以健而曰同
人于野曰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文王周公其善發天地日
月之蘊乎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嗚呼至矣益再
入長安獲從諸同志切磋所聞及陟南都相與依依不能釋

也王虞部樞持同野圖以徵別言舟中書此歸之以求正于
同志諸君子夫跡有聚散心無聚散果能戒慎恐懼須臾勿
離則常健常明可以考三王而俟千聖矧一南北之隔何異
几席間如其未也猶不免同人于宗之吝

毅壽說

聖門之訓惟剛毅爲能近仁惟弘毅爲能以仁爲己任知毅
者其知仁乎知仁者其知壽乎益也幼逮事王父以毅名其
軒飭躬砥行大耄弗懈迨我大夫弘于官箴至于我諸孫競
競世訓迺今觀於胡氏之懿蓋異地同符云帝降之衷至大

至剛其中正純粹雖在烝民渾然與貞觀貞明合德及教之
湮也圯之以浮薄眩之以昏惑曠之以縱肆潰之以駭泆元
精元神爾萬物之役故載沉載浮譬彼楊舟言弗能毅也
曰載胥及溺言弗能淑而壽也碩人長德時屹然于深山長
谷中若歲寒凜凜而松柏獨勁寧集木臨谷而不日富以忝
生寧儲耕如賓而不溺於衽席寧話桑麻樂琴書而不計有
無寧課外傳伴夜讀而不以一子施教寧不預館閣而無滑
崇卑寧逐縱僕而無玷官常寧優游猷畝而無閔有司稽古
以證在聖門許之近仁非耶無圯其基無眩其構無曠其儔

無潰其成衍衍一軒氣凝神爽游衍出王逾者望蓋龍光有
赫賓席歸慶在天道錫茲純嘏於仁而壽者其猶信也耶維
白湖子出按南服式丕揚義方肅羣寮烝多士綏壤寡肆越
有成績任重道遠尚事斯語寬裕發強齊莊密察溥博而時
出之真是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弘毅一脉庶於身親之益願
與白湖子曰孳孳焉以廣祖父之壽

晴江說贈虔臺中丞喻公

長江自岷川匯洞庭彭蠡以臨姑熟東梁西梁夾峙天門南
醴爲夾河曰大信下達于采石以放于海中丞喻公爲諸生

時周覽而樂之以晴江顏其藏修之所曰江流萬里會歸溟渤晴光下臨俯仰涵碧然與吾神冥契魚泳鳥飛樵唱漁荅若聆軒轅氏之樂而靡懼靡怠靡惑也彼其行潦潢汚俄頃盈涸孰與吾江彼其風雨冥濛罔象出沒孰與吾晴以是學成行飾舉進士爲司徒屬夙夜有恪嶄然聳觀聽矣以親老遠疏乞終養時乘扁舟奉親以嬉游南登龍山北臨牛渚澹然忘軒冕之在躬也親沒以薦者起爲東昌守有惠愛遂兵備密雲叅政陝西陟湖廣江西左右轄奉勅提督臺臺聯南贛惠潮汀漳林桂以綏南服勃勃將大拜矣偶臺詠有頌

言得致其事以歸時近沙方子兵備于嶺南以公務入浙而丹峯林子署分巡事約分守浮峯張子入而請曰以翁之宏才而未展也論者之紛而皂白罔判也元冲也策也任也何以重翁之行中丞曰智也猶有晴江在吾歸而謁于七賢之祠則景哲仰烈有餘修焉放於十詠之亭則批風抹月有餘適焉稽于化鶴牧鷗之蹟則守靜陶神有餘慕焉雖吾親逝矣猶有故吾者在三君退而嘆曰休矣翁之達也走倅具顛末以徵贈言東廓子曰公之取諸江也某也知之其取諸晴也則晴弗晴固頃刻變也其焉能齊之世之恩怨予奪成虧

盈虛交發而橋起皆晴雨也古之達生者不矜譽不惜毀不耻窮不羨通不貪生不但化條然洞然游于寒燠晴雨之表是以乘天地馳萬物而神無所于遷曩中丞之歸也以言者起而今也以言者歸將微尙有介於晴雨乎聞諸父師曰聖門之授受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良知炯然與大虛同體離朱不能用其明師曠不能用其聰惠施不能用其辨是謂江漢以濯秋陽以暴皜皜不可尙敢告官師以爲晴江祝

易軒說

先奉政大夫以易名齋某侍側嘗請其義喟然曰易之時義

大矣童子欲知之乎道之在天下若大路然由今以邈于羲皇由安福以放于四海由庶民以達于王公大人舉往來於其中者以是而事父謂之孝以是而事君謂之忠以是而從兄謂之弟以是而交朋友謂之信故皇極之敷言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是道也不可須臾離也故君子富貴而不敢淫貧賤而不敢濫夷狄患難而不敢懼所以遵王之道而會其極也吾思勉之夙夜從事焉庶其不離於道乎彼詭外狹中以殉一切之利棄父脅君紕兄賣友方奔馳於罟獲陷阱而自以爲得志者吾

不忍爲也近世一種議論以圓通軟熟合乎污世爲寬厚長者偃然竊易之名以自居是以鄉原之術亂中庸之道也其害滋甚矣某簡而藏之不敢渝其後恒舉以迪諸生王生仲實言其外舅彭翁鍾靈有志於易也以名其軒欲得其說以廣之予謝未暇也翁沒服除矣生猶以爲請曰翁雖不及聞先生之教然其三子範端楷恒思世翁之業得而顧諟之是覆燾翁之子孫其惠博矣嗚呼是先子之教也予過矣不及廣翁之志也其敢有隱於翁之子孫其尙相與敬守之

弘齋說

萬物皆備於我弘之源也反身而誠安焉而弘者也強恕而行勉焉而弘者也恕也者以如心爲義者也所求於子則以事父而所惡勿施焉斯誠於孝矣所求於弟則以事兄而所惡勿施焉斯誠於弟矣所求於臣則以事君而所惡勿施焉斯誠於忠矣所求於友則以先施而所惡勿施焉斯誠於信矣及其成也與安焉而弘者一也然孝弟忠信之理自吾心出者也非求之父兄之身而後有也後之學者不求諸我之物而求諸物之物遂以多聞多見爲聖而萍實商羊舉誇而歸諸吾夫子之神其教人也曰一物不知儒者所耻以是爲

弘之義嗚呼是無怪乎支離煩苦而終不可以入聖也曾子之語弘曰仁以爲己任仁也者心之德也奚用求之於外也毅也者弘之不息者也死而後已卽其求仁之功一息尙存不容少懈者也非有二塗轍也吾友周道通舊教于邵武曾生溥思其教不遠千里以省于宜興道通携至南都謁諸名公以請益焉其別也以弘扁其絃誦之齋予因擴其義以勗之八閩之勝舊稱鄒魯使人人知吾心之備萬物也知盡吾之心無以異於聖也將舍其崎嶇趨于康達以馳騁于弘之義斯道也其庶幾乎

心龍說贈彭山季侯

彭山季侯從事陽明先師之教精思力踐恍然而悟曰心之本體其猶龍乎戒慎恐懼天命靡寧主宰常惺矩則常定故潛見飛躍隨所寓而應之是以警惕主變化者也彼以自然爲宗旨譬諸水與鏡然自妍自醜自去自來而無所經綸裁制則習懶偷安皆緣此起故大易以乾爲首而乾以龍爲象文王周公其善發明心學之蘊乎東廓子曰茲天德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非文王之警惕乎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非文王之自然乎故不已之功與於穆同運自然而不警惕其失

也蕩警惕而不自然其失也滯蕩與滯皆有適有莫不可與語比義之變化矣是故果行育德非以奮發也嚮晦宴息非以因循也容民蓄衆非以兼愛也儉德避難非以爲我也明罰勅法非以立威也議獄緩死非以售恩也夫是之謂龍德侯曰我其切磋焉以試於政甫二年政日有聞遂自吉拜長沙之命邑之諸大夫諸士暨諸寮諸文學咸繹其政以贈曰侯其善於希龍乎哉夫鄉約是程好惡是剪民風可醇矣泮宮是萃書院是經士習可振矣賦則是覈侵漁是芟吏蠹可清矣靖共是勸青災是宥官箴可昭矣侯之警惕變化也其

有徵夫東廓子曰昔者益聞之龍以無欲爲神人以無欲爲聖欲也者非謂世味之豢也倚聞見工思索摹事功稍以人力增損便不免適莫故億中之敏不如屢空之愚列火之畏不如德化之懷侯其緝熙戒慎全體超脫以與造物游乎由不大聲色以躋於聲臭俱泯乾乾其至矣

天子方御六龍以孚萬邦而侯信於久蠶日普德施茫洋窮乎
玄間時哉龍德天下其侯文明乎

致遠堂說

某之起考功也距主客八年矣會碧山李子翺將報政觴舊

寮于堂之後則宗伯渭崖霍公涇野呂公撤淫祠改作之煥
然矣李子中觴而請曰夫學以廣才靜以成學嘗聞武侯之
訓矣茲欲以致遠名其堂願徵福于武侯時考課戒嚴未遑
也既而有

召命將行矣廓齋曾子汝檀署司復申之曰以貽我來寮某邇
拜手言曰靜之學不明久矣惰慢者其喜靜而忘乎險躁者
其厭靜而助乎弗慢弗躁以升於中和其猶有古之遺乎夫
寂然不動者靜之源也感而遂通者靜之達也天之降才鈞
也學有異則才因以異故自其忿憶好樂有而弗化也則大

公之中滯矣自其親愛賤惡辟而罔節也則順應之和壅矣
滯與壅交病將近小者且僨而奚遠之能致善學者戒慎恐
懼無須臾之離不賾不聞立其寂矣莫見莫顯達其感矣常
寂常感常神常化故致於庭除而齊致於比閭而治致於四
海九州而平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寧靜之學也其遠矣乎以武侯之有志於古也其效亦可覆
矣開誠以融天下之詐布公以祛天下之私集衆思以通天
下之志故賞不遺遠罰不阿近而賢愚咸樂爲之用天之未
與禮樂也其時厄之乎學則弗講而侈然以小道自用機械

以通變私刻以見功偏拘以任怨其才美非無可觀也而致遠則泥矣凡我同志退居是堂無玩其華而思食其實出門使民叅前倚衡無往非寧靜之運行庶幾追隆中以尋洙泗是堂也其永有光哉

三畏堂說

東廓子會泰麓子于長安復會于安山語及戒懼不離之學曰茲學也其聖門尊德性正脉乎天命之性全而生之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全而歸之也故自其德性之大公命之曰中自其德性之順應命之曰和自其大公順應之裁成輔相

命之曰位育古之修己以安百姓守約而施博由此其選也王子瞿然曰孝嘗請事於斯矣少也顓侗聞先公宮保訓漫禾知循迨弁遊黌舍日徇于詞華以微時好丙戌通仕版與禮曹之寮讀及性命道德疑信交雜乃后改館職督學於晉取經書奧義而探討之稍稍有覺而功間於暴寒眇乎未之有得也及讀君子三畏章冷然以省遂揭以名吾堂用自附於丹書几觴之誠子其許我乎鄒子迨然曰子得之矣君子之戒懼以顧諟天命也若射之於的目無妄視耳無妄聽心無妄思閔閔然蘄以中正鵠也大人者其羿乎聖言者其殼

率乎苟無彙弧四方之志縱欲以戕生將標正鵠于門外而
奚慕於羿奚齒於彀率昔殷之喪師也沉酗于酒乃周畏畏
故黜師保屏典刑以自絕於天及周之興克自抑畏明德慎
罰故丕遠耆成求聞古哲以舊邦受新命繇古賢今循則昌
恃則忘入則聖出則狂確然未之或易也子果有意於几觴
之誠乎存此之謂敬達此之謂義是無須臾而忘丹書矣泰
麓子惕然起拜曰吾敢褻吾德性越厥命以自覆後二年東
廓子自南雍道浙東追次其說以納臬臺用贊于屋漏

時中說贈景山李侯

東廓子語景山李侯曰楊氏爲我其衣葛乎墨氏兼愛其衣
裘乎子莫執中其衣單夾乎單夾酌葛裘之中而用之亦良
策矣而盛暑嚴寒咸有所不利惟聖門無意無必大公而順
應故暑而葛寒而裘溫涼而單夾焉是之謂時中自其中之
一定而不易命之曰經自其中之屢遷而不居命之曰權李
侯曰權與經將無異乎曰無以異也權者稱錘也物以鈞來
則應以鈞物以石來則應以石物以銖兩來則應以銖兩其
屢遷而不居卽其一定而不易者也侯忻然曰吾乃今知時
中之學昔之論政者則何紛乎曰其紛也者皆意必也曰治

大國如烹小鮮曰其政悶悶其民醇醇此衣葛說也曰火烈民望而畏之水則玩而狎此衣裘說也曰就不欲入和不欲出曰緣督以爲經此衣單夾說也聖門之論政可以折滯矣曰無適無莫義之與比是平天下之大經大權也侯忻然曰吾乃今知時中之政侯之蒞吾安成潔已愛民於世俗逢迎新格未嘗滑和會柱史韓峯沈公來按遇兩侯者弗備疑韓峯者以爲且遷怒疑侯者以爲且改以徇時好旣而侯素履弗渝且求邑之諸生躬理推收夙夜匪倦而酌貧富均里甲邑民翕然赤子之愛沈公具禮幣以獎之曰心慈祥矣事節

儉矣政愷悌矣民其安矣邑之諸大夫諸文學聚而議曰是舉也足以章昭代旌別之公焉足以徵當道取善之明焉足以堅使君學道愛人之澤焉相率儼然以慶于庭諸生有趨而進曰夫慈祥之云意者得無少鷹鷂之志乎有趨而應曰鷹鷂之不如鸞鳳昭矣意者以鸞鳳相期乎鄒子駟然曰二三子亦釋其義乎夫慈祥仁心也愷悌仁政也不及焉則爲慘刻過焉則爲寬縱若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是爲先王大中之矩帝之仁者莫如堯舜然明五刑章四罪王之仁者莫如文然哉黎遏莒師之仁者莫如孔然誅兩觀墮三

東原先生文集 卷之三 三十三
都故曰以逸道使民以生道殺民譬諸天道爲暑爲寒爲溫
涼均元氣之覆幬也故萬物以生以成而莫之測其在中庸
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肫肫而無所倚夫然後與淵淵浩
浩同神而並化李侯勉之戒懼勿離以淑中和位育之效由
邑國以達諸臺諫展諸廊廟茲特升高之楷梯已乎

張景仁字說

學莫先于擇術術亦多岐矣斗筭以從政壟斷以罔利夏畦
以誦笑是術之悖也知爲我矣而一毛不拔知兼愛矣而摩
頂放踵知忠信廉潔矣而以媚世是術之異也三已不愠十

乘而遺半李而咽閉門踰垣而避是氣稟厚而學術未瑩也
聞見以擇善也而於知爲次信果以慎言行也而於士爲三
緼袍不耻矣而未足臧克伐不行矣而僅爲難博施濟衆矣
而非仁之方是學術疵而未歸于全也學術之全也其惟仁
乎仁者人也仁人心也舍人而學是人與禽獸不遠矣舍心
而學是仁在腔子外矣若然者于聖門藩籬睥睨弗獲而况
升堂以入室耶泰和張景仁之先君子怡軒續司空栢軒先
生之緒名其子曰術而字之曰景仁炳然義方也從學古城
歷青原入冲玄避暑武功亦知所從事矣咨尔景仁善事其

心視于無形聽于無聲執玉捧盈以保赤子之良而不爲多
岐所眩則出言舉足從前先後無徃非戒懼流行三千三百
盎然仁術庶以無負艾師之訓

東廓鄒先生文集卷之三下終

